由海昏侯墓竹简本《诗》说“寉”字

（首发）

王宁

枣庄广播电视台

“寉”字，从字形结构上看是从宀从隹，这个字形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等书里都没有，在其他唐宋时期的韵书、字书里有这个字，《刊谬补缺切韵·入声·二沃》里写作“”（音胡沃反），注云：“高。从宀非。”认为这个字是从“冖”而非从“宀”。可就在同韵里的“㿥”、“𤌍”、“𦞦”等字所从的“隺”统统被写作从宀从隹的“寉”形，其中前二字还与“”同音胡沃反，[[1]](#endnote-1)[1]显然是把“”、“寉”当成“隺”了；《龙龛手鉴·宀部》：“寉，胡沃反。高也。又音峻。”二者对照，亦可证“”即“寉”亦即“隺”。只是“又音峻”还需要进一步讨论（见下）。

在《集韵》中就复杂了，其《入声十·十九铎》：“寉（曷各切），鸟飞高也。”又音忽郭切，训同；在《入声九·二沃》云：“隺（胡沃切）：《说文》：‘高至也。从隹上欲出。’引《易》曰：‘夫乾隺然。’”又《入声九·四觉》云：“隺（克角切）：隺然，心志高也。”似乎是认为“寉”、“隺”不同字，音义皆不同。可从读音上说，“寉”的曷各切是见纽铎部字，忽郭切是晓纽铎部字，“隺”的胡沃切是匣纽沃部字，克角切是溪紐沃部字（其所言两个“隺然”为一，则此二音当是一音之转），他们都是牙音，而且铎、沃二部是旁转叠韵关系，他们的读音是相近的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“鹤”字，它或作“鸖”、“鶮”（并见《正字通·鸟部》），分别是从“隺”（匣纽沃部）、“霍”（晓纽铎部）、“高”（见纽宵部。从高声字多入沃部，如“熇”、“镐”、“翯”、“滈”等）得声，可见《集韵》“寉”、“隺”的读音实是同一读音的分化。

从含义上说，《说文》：“（隺），高至也。从隹上欲出冂。《易》曰：‘夫乾隺然。’”注音“胡沃切”，《广韵·入声·沃韵》：“隺（胡沃切）：髙也。”所谓“高”、“鸟飞高”都是从《说文》“高至”引申出来的意思，因其字从“隹”也。《切韵》里认为这个字是从“冖”，显然是指《说文》所说的“冂”——这些都足证在后世韵书、字书中是以“寉”、“隺”同字的，《集韵》刻意给它们作分别并不可靠。

问题在于，“寉”这个字甲骨文中就有，卜辞言“王狩寉”（合33384），写作“”，从宀从隹，姚孝遂先生指出“为地名”，[[2]](#endnote-2)[2]用为地名则无义可说；林义光先生在《文源》中认为这个字就是“隺”，释云：“按（隺）古作（隺尊彝戊）。从隹在宀下，即‘鹤’之古文。鹤，玩好之鸟，故在屋下。 ”[[3]](#endnote-3)[3]林先生的看法，从《集韵》《龙龛手鉴》看是对的，可从《说文》所载小篆字形看明显有问题，“隺”是从冂从隹，不是在宀下。可惜我们也找不到“隺”字明晰的来源，但是“寉”字也见于金文，春秋早期的陈生寉鼎写作从宀从隹（《集成》2468）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修订增补本）之释文中释作《说文》的“隺”，[[4]](#endnote-4)[4] 用为人名，也无义可说。不过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，因为现在又有了新线索。

《毛诗·大雅·棫朴》：“追琢其相”，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本《诗》（下简称“海昏简本”）作“谷其相”，[[5]](#endnote-5)[5]相当于“追”的字是从玉寉声，这也足证“寉”这个字不是“隺”的或体或俗体，《集韵》《龙龛手鉴》注音、释义均误。“追琢”也就是“敦琢”，《毛诗·大雅·行苇》的“敦弓”，海昏简本均作“追弓”，是其证。“敦”又即“彫（琱、雕）”的音转，《毛诗·行苇》：“敦弓既坚”，《正义》：“‘敦’与‘彫’古今字之异。”又《周颂·有客》：“敦琢其旅”，《正义》：“‘敦’、‘雕’古今字。”

所以“”这个字形就是“追琢”之“追”的本字或后起专字，在后世字书中也写作“𤤷”或“𤧫”，《集韵·平声二·十五灰》：“追、𤤷：治玉也。或从玉。”《古今韵会举要》卷四《平声上·十灰》：“追，治玉也。《诗》：‘追琢其章。’注：‘追，雕也。金曰雕，玉曰琢。’引《周礼·工师》：‘掌追衡笄。’则‘追’亦治玉。《集韵》或作‘𤧫’，通作‘敦’，《诗》：‘敦琢其旅’。”《正字通·玉部》：“𤤷，都灰切，音堆。治玉。与‘追’通。《诗·大雅》：‘追琢其章’，义同。”又云：“𤧫，同𤤷。”盖以其义为“治玉”，故改从“玉”，如“琱”、“琢”然。“”当即“𤤷”的或体，它出现较早，其从“寉”声，则“寉”的读音当与“追”相同或相近。

由古文字“宀”、“广”、“厂”作为偏旁时常通用的情况推测，“寉”疑即《说文》中的“㢈”字，此字先秦文字中也有，战国时秦文字中有以下字：[[6]](#endnote-6)[6]

  

是从厂或广，隼声。张家山汉简《奏谳书》中这个字屡见，用为人名，都写作从广隼声的“”形，[[7]](#endnote-7)[7]即“㢑”字，《篇海·广部》：“㢑，音虽。屋邪也。”[[8]](#endnote-8)[8]《字汇·广部》：“㢑，苏回切，音虽。屋邪。”《康熙字典·寅集下·广部》云：“㢑：《海篇》：‘音雖。屋邪。’○按《说文》《玉篇》诸书无‘㢑’字，音义近‘㢈’，当是‘㢈’字之讹。”从出土文献来看，作“㢑”应该是对的，并非是讹字，“㢈”是省形，因为从厂、从广常无别，所以也隶定作“㕍”；后又或作“㢂”、“𢈹”（并见《集韵》）才是讹字，所从的“𠂤”、“阜”当是“隹”、“隼”之讹。就作为声符来说，“隹”、“隼”其实也没什么差别。

《说文》：“㢈，屋从上倾下也。从广隹声。”唐人注音“都回切”，和“堆”音同，《篇海》《字汇》等训“㢑”为“屋邪”，当是从“屋从上倾下”引申来的。《集韵·平声二·十五灰》：“堆、㕍：聚土。或作㕍。”是以“㢈”、“㕍”、“堆”同字。怀疑“㢈”本是在房下或屋中堆积物品的意思，是堆积之“堆”的本字，《说文》之训是把它当作了倾颓之“颓”之本字，明代的张自烈就是这么看的，他在《正字通·广部》里说：“㢈，都灰切，音堆。《说文》：‘屋从上倾下也。’俗作‘颓’。”《龙龛手鉴·广部》里，把“㢈”、“㢑”分成两个字，云“㢈，度回反。小坠地也”、“㢑，音虽。屋邪也。”其释“㢈”之“小坠地”的“小”当是“下”之误，释行均认为“㢑”是《说文》的“㢈”，而把“㢈”当成了音近的“隤”字，《说文》：“隤，下队（坠）也”，是其义，可他这种分别法恐怕也不可靠。

所以，感觉《说文》训“㢈”为“屋从上倾下”，未必合其本义，《集韵》认为是“堆”的或体可能是对的，后人假聚土义的“堆”字为之，这个字形就不再使用了。而“堆”、“追”又同端纽微部字，古书里即有通假的例子，[[9]](#endnote-9)[9]“堆”的或体也写作“垖”、“塠”，那么“追琢”之“追”的专字从玉㢈声自然也属于合理，其读为敦琢之“敦”也没有什么障碍。

这样也可以明白《龙龛手鉴》为什么在“寉”下说“又音峻”，释行均给“㢑”的注音是“音虽”，古音是心纽微部字，与“峻”是同心纽双声、微文对转相近；另外“敦”、“峻”同文部，舌齿音相转也相近，说明“寉”字“音峻”的读音就是从“㢑（㢈）”音转来的。

春秋晚期的蔡侯纽钟、镈上有个写作从穴从隹的字作“”（《集成》210.1、211、217-222），此字除去重文符号=，是从穴从隹，隶定作“”，此字郭沫若先生释“隺”，林洁明先生释“窎”，[[10]](#endnote-10)[10]铭文称“=豫政”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修订增补本）释文从郭说释为“隺”。[[11]](#endnote-11)[11]首先说这个字释“隺”大概不对，如果释“窎”，音与“琱”相近（同端纽幽部）。其次，古文字中作为偏旁的“宀”和“穴”常互用，比如“寍”字从宀，楚简文字则从穴；“竈”字从穴，楚简文字则从宀；“竆”字从穴，楚简文字里或从穴或从宀无别，[[12]](#endnote-12)[12]故疑此字可能是“寉”的或体。上面说过，“追”、“敦”、“琱”音近可通，段玉裁于《说文》“谆”字下注云：“《方言》曰：‘谆，辠也。’又曰：‘宋鲁凡相恶谓之谆憎。’此则‘敦’字之假借。”是古书中“敦”、“谆”是通假字，由此推之，蔡侯纽钟上多次出现的“=豫政”可能当读为“谆谆豫政”，“谆谆”古书习见，又作“訰訰”、“忳忳”等，是诚恳或忠谨之貌。

要之，“寉”、“㢑”、“㢈”、“㕍”本一字之分化，它可能是堆积之“堆”的本字；海昏简《诗·棫朴》的“”是从玉寉声，即“追琢”之“追”的后起专字，后世书或作“𤤷”或“𤧫”。

另外，海昏简本的“谷”的“谷”假借为“琢”，怀疑属于误读而造成的通假。牙音见纽字的“谷”和舌头音字通假非此一例，《周易·井卦·九二》“井谷射鲋”，马王堆帛书本“谷”作“渎”，[[13]](#endnote-13)[13]“渎”是舌头音的定纽屋部字。可注意的是出土文献中“谷”、“浴”通用的例子很常见，[[14]](#endnote-14)[14]是以“浴”为川谷之“谷”的专字，字形与沐浴之“浴”同形，沐浴之“浴”是舌头音的余纽屋部字。看看上博简《周易·井卦·九二》“谷”正是写作“浴”（简44），[[15]](#endnote-15)[15]汉代人以沐浴之“浴”读之，便可通假作“渎”。所以，很可能是海昏简本的底本也是写作“浴”的，即沐浴之“浴”，是余纽字，端、余旁纽双声相近，故可与“琢”（端纽屋部）通假，抄手误以此“浴”即川谷之“谷”字而写作“谷”。海昏简本《诗》中的“谷（浴）”即“追（𤤷）琢”，与“敦琢”、“琱琢”是同一词之分化。

这种是由读法不同造成的通假的一种情况，海昏简本《诗》中可能还有由误读造成写错字的情况，如海昏简本《会（桧）国·匪风》第二章：“匪风票（漂）兮，匪居（车）漏兮”，其中的“漏”字《毛诗》作“嘌”，与“匪风飘兮”的“飘”同宵部为韵，而作“漏”（来纽侯部）不韵，且文意也不大好解释。如果释文无误的话，怀疑海昏简本的底本是作“瀌”（帮纽宵部），与“嘌”（滂纽宵部）音近，抄手误读作“漉”而写作“漏”，“漏”、“漉”同来纽双声、侯屋对转叠韵音近。

1. [1] [唐]王仁煦撰，[唐]长孙讷言注：《刊谬补缺切韵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250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，81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[2] 于省吾主编，姚孝遂按语编撰：《甲骨文字诂林》第二册，中华书局1999年，1684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[3] 林义光：《文源》，中西书局2012年，258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[4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修订增补本），中华书局2007年，第二册1240页。在该册《铭文说明》中依形隶定作“寉”，见1647页，盖以“隺”、“寉”同字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[5] 朱凤瀚：《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〈诗〉初探》，《文物》2020年第6期第63-72页。下引海昏简本《诗》均出此文，不另出注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[6] 字形选自徐在国、程燕：《战国文字字形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，1317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7] 字形可参看张守中：《张家山汉简文字编》，文物出版社2012年，258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[8] 此指[金]韩孝彦、韩道昭撰，[明]释文儒、思远、文通删补：《成化丁亥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229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，305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[9] 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齐鲁书社1989年，498页【堆与追】条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[10] 周法高主编：《金文诂林》，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，4816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[11]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（修订增补本），228页、230页、238页、240页、242页、244页、248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[12] 字形参滕壬生：《楚系简帛文字编》（增订本）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，682页、702-703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[13] 马王堆帛书《周易经传》，裘锡圭主编：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2014年，21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[14] 白於蓝：《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，668页“浴与谷”条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[15] 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三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，56页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